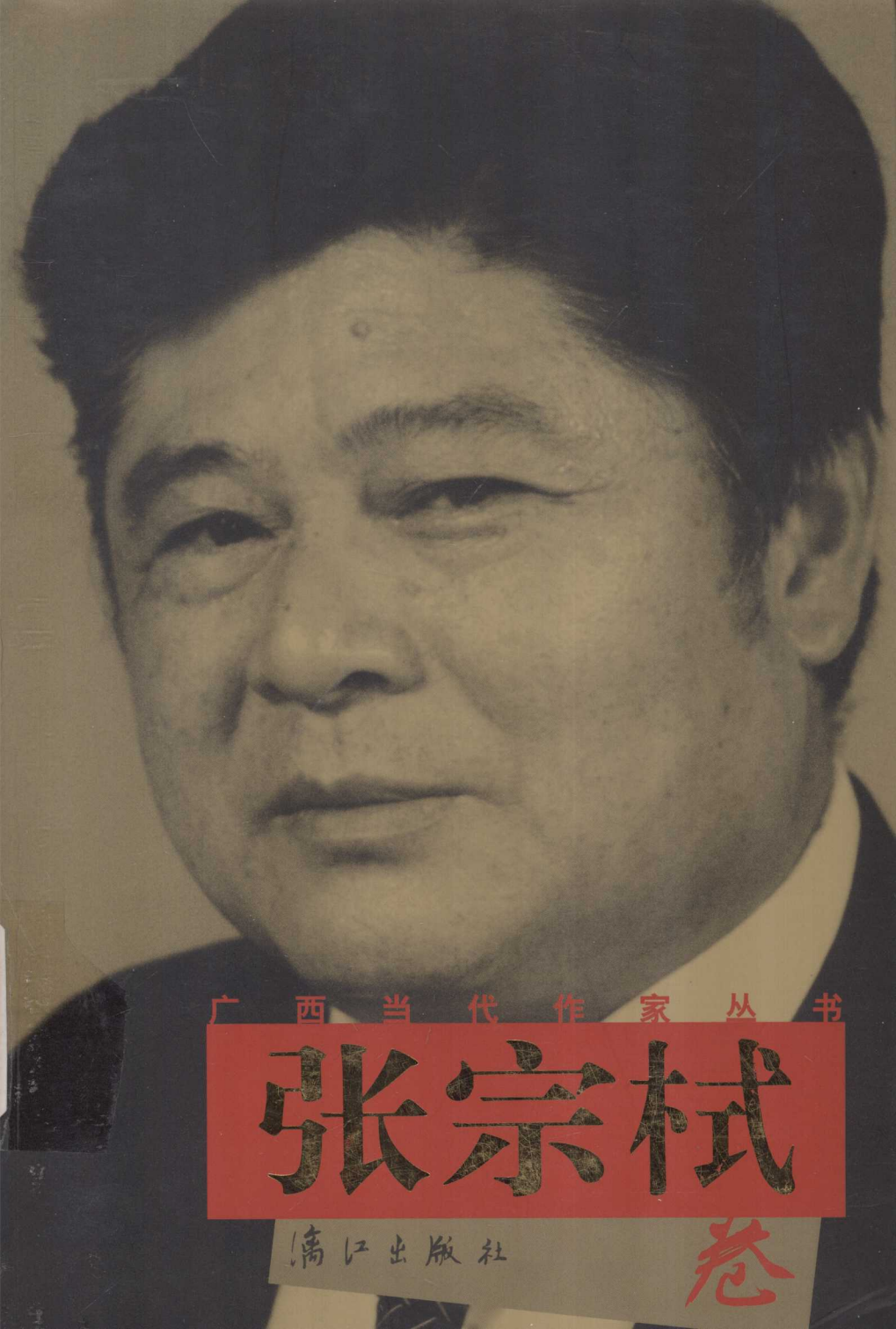
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iddle-aged man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suit and tie. The portrait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.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

张宗棣

漓江出版社

卷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

张宗棣

漓江出版社

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·张宗枋卷/张宗枋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
2004.5

ISBN 7-5407-3151-6

I. 广... II. ①广...②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广西—当代 IV. I218.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3608 号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·张宗枋卷

作者◎张宗枋

责任编辑◎陆汉波

封面设计◎汤小胤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h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◎广西民族印刷厂

开本◎850×1168 1/32

字数◎4800 千字

印张◎190.25

版次◎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-5407-3151-6/I·1909

定价◎380.00 元(全 20 册)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编委会

顾问◎潘琦

(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)

顾问◎沈北海

(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

主任◎阳建国 于开金 杜森

副主任◎夏永翔 张武 冯艺 宋安群

装帧设计◎汤小胤

总 序

潘 琦

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,文学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。在广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,永远奔腾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文学艺术的长河,孕育出一支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桂军。尤其是近几年,关于广西文坛的好消息很多,国内同行广为关注。广西文学艺术事业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,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,经济不断发展,八桂大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,呈现出一个精品迭出、好戏连台、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。我很为这种蓬勃发展的文坛景象欢欣鼓舞。

为了进一步关注广西文学事业的发展,全面展示文学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及广西作家阵容,2001 年,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合力编辑出版了一套 20 本的《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》,深受广大作家的赞许和广大读者的好评。2002 年,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又联手策划出版新的一套《广西当代作家丛书》,收入广西很有创作实力的 20 名作家的专集,这些作家可称得上是广西文坛的杰出代表。漓江出版社把 2001 年出版的《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》并入其中,统一装帧,形成了 40 卷本的《广西当代作家丛书》。今年,又出版 20 卷,遂使《广西当代作家丛书》扩展为目前的 60 卷本。显然,这套丛书收入的仍然是广西当代优秀作家的一部分,还有许多具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的作品未列其中,仍有待于今后继续以各种形式分批出版。广西区人民政府和区新闻出版

局历来重视广西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,特从出版专项资金拨出巨款,支持这一建国以来广西最大的文学创作积累工程,这是十分值得赞赏之举。

出版社把书稿清样送给我,要我写序时,我粗略读过一些作品,感觉获益匪浅。这些作品,构思新颖,主题鲜明,钩言提要,学问积累,很有个性。文笔自然流畅,语言质朴明晰,情感真挚动人,风格多样,全然是作家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精美文字,是作家个人情愫、艺术理想的诗意表达。作家的生活、经历、感受、灵魂、思想、境界以至文学理想,在字里行间一览无遗。这些作品文字简洁,行文明快,绘一处景致,记一件趣事,讲一个故事,画一个人物,都非常生动、感人、到位,读了使人得到心舒意畅的审美愉悦,享受文学与文化的“美餐”。

当然,作家也是普通人,一个精品的产生,与作家的素质有关,与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积累有关。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、一种爱好的需要,而且是一种生命感悟的体现,一种真性情的流露。写作只有进入这样的境界时,作品才具有打动人、感染人、塑造人的魅力。从我区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看,坦率直言,优秀的文学新作还不够多,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很少,所以大家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。作家艺术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,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高尚职业,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,以对社会负责、对人民负责的精神,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,努力把更多的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。

文学艺术来自人民,来自实践。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。真诚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关注时代风云,把握时代脉搏,积极走向社会,走到基层,走入群众,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艺术创作,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,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中,挖掘文艺创作的丰富矿藏,汲取诗情画意和艺术灵感,奉献更多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高度统一,深受广大群众欢迎,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!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夜 火	(1)
人 间	(10)
那支歌总在对面唱着.....	(25)
滴水谣	(31)
炎 夏	(45)
莽山笔录	(53)
画 像	(67)
血 岭	(72)
暗 河	(85)
大白鳊	(92)
石头船	(98)
桑答林金山	(109)
夕 阳	(135)

中 篇 小 说

夕 唱	(144)
大 鸟	(190)
夏季从四月开始	(231)
后 记	(272)
附 录 书 目	(274)

夜 火

胡子看着捡破烂的老头有一大阵了。那老头在刚刚升起的薄暮中掏挖着,显得专心致志。一圈水汽,在他黑黝黝的身后腾起。胡子认得这老头,凭那一拖一拖的拐子脚,就不会认错。

这里是炼钢厂后门,傍着青灰的石头山,有一溜没了鱼影的大水塘。高炉渣、转炉渣、化铁炉渣,灰黄、铁青、焦黑发亮地冒着热气朝前推进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几里长的大塘变窄了,变短了,最后挤得只剩下一道白缝。当废渣的先头部队到达彼岸,从那条歪歪斜斜的黄泥小路上便悄悄走来了拾破烂的掏渣人。

胡子退休后在渣场边围了一小块地。破钢管和用残了的吹氧管成了上好的围栏。他知道,就是没个栏头,这地里种的小白菜、萝卜、柳叶菜谁也不会要。种这地,他也不过是好玩。他实在太冷清,老是闲得闷闷的,没个想头,又不会种花弄草,便栽了点菜。他觉得自己好似从坡顶,一家伙跌到谷底,一个炼钢工的气派,硬是没有了。……这没什么,他常想,当年,我不也是个农民?是啊,没有五八年大炼钢铁,不会有后来的胡子炉长。那阵子,农村的人水一样地往城里流,都三十年了,现在却又好像回到乡下后园那块自留地上似的。胡子点点头,把小锄上的土块磕掉。日子好快哇,就像这塘水,当初看上去无边无际,又阔又深,红渣一倒下去,刺啦便没了影,可一年年的,也就填光了。

那一线白亮的塘水反着远天的微光。山要隐去了,在黄昏中

只剩一丁点影子。中班第一炉渣在远处蒸着白蒙蒙的雾气，这些炉前的崽子们是尽情地浇水呢，怕烫，胡子想。初升的半扁的月亮，呆头呆脑地停在空中，给雾气弄得不成模样。一只黑影，“叮”地叫一声，没入暮霭中。听着这声音，胡子很不受用，那是只老守在没鱼的水塘边的翠鸟，每到这个时候，就失望地叫一声，飞回不知在什么地方窝里去。拐子脚还没走，胡子又看看那边，发现他呆呆地瞅着厂子里，竹篮子有气没力地斜挂在肩上。胡子知道这掏渣老人有很久了。几年前，他还当炉长，老头每天黄昏都在这里掏炉渣，从中挑出能卖钱的废钢块，那是转炉喷溅，或是扒渣时不小心弄到渣盘子里的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总是这么过的啊，还没来得及细想一下，我胡子也退休了。他眯着眼，前边出现了炉口灼红的火光，一冒一冒的，平台给照得亮堂。……这是怎么啦，他嘲笑自己，他知道在这里不可能看见平台，那是心中想的……他打算收拾家什回去了，但没走，拐子脚在天光下寂寞的剪影刺痛了他。这人真怪，难道傍黑还能分清渣子和废钢？人老了，眼力愈来愈差，这老头不会例外，胡子这么想着，就慢慢走了过去。其实，他什么目的都没有，也不准备和这人谈话。他五点钟就在厂食堂吃了饭，回去还有长长的一夜，太使人生厌。走过去或许能在那里耽搁一会，挨上几分钟，这样也算打发了些时间啦。

拐子脚老头在渣堆上又扒拉几下，然后停了手。胡子瞅见那竹篮里的收获，少得可怜，还不能遮满篮底。他摇摇头，这家伙能换几个钱？老头把单齿锄插到扎腰布上，目光还是向着厂里。三车间正在开炉，殷红的火光透过厚实浊重的空气，一层层荡了起来，然后在老头焦黄的脸上晃动。

胡子咳嗽一声，蹲下来。老头朝他龇龇牙，算是打个招呼。他摸索一下竹篮，拍拍身子，像要走，但后来却挨上一块实心的大渣块坐下了。

“烧一斗。”胡子说，掏出烟荷包，递过去。

老头愣一下，立即从怀里扯出个塑料袋，里边有早卷好了的纸喇叭，他迅速抓出一棵，在眼前举举，“这里有，有，多谢，多谢！”他嘿嘿一笑，接着那纸喇叭在嘴里车轴似的转起来，火光一闪，烟的辣味便弥漫开了。

“黄金片，嘿！”胡子吸着鼻，有点古里古怪的兴奋，“自家种的？”

“是啦。”老头说，又抓出一棵来，“尝尝！”

胡子也用舌头转动着纸喇叭，咬掉纸尖尖，“噗”地吐了出去。多少年没抽这“黄金片”了呢。他美滋滋地回咽着口水，咂咂嘴，像在品味美酒的醇香。就我们矮山、桥口一带能养出这号黄爽爽的旱烟，他想。这烟他种过，在后山的坡地上，他放火烧荒，灼红的荒火，总要烧一夜，然后给生地留下肥力。他用锨一块块地把垄子垒好，火烧后微黑的土地里便出现一条扭动的黄金泥龙。……我们的人十一二岁就抽上旱烟啦，这种好货色谁不爱？带劲得真叫人舒服。但不知怎么，到城里几十年，慢慢就烧惯味儿淡淡的香烟了。……烟头开始在暮色中显示出亮度来，猩红猩红的，一闪，就把模糊下去的脸廓照亮。渣车从东北角的轨道上远远开过去，发出啞啞、啞啞的声音，翻渣盘的炉前，小伙子在朝后边大声吆喝着什么。平台上大约又进铁水了，一阵阵的褐光，缓缓投泻到沉寂的大渣堆上来，而车间立柱的影子，在火光的映衬下显得特别巨大。胡子看看天色，又看看周围，塘水的白光和山影已给夜色抹掉了，天和地的连接处是一派柔和的浅黑色。若在平日，他差不多已走到大门口，接着就转向右边厂区宿舍的水泥路。但今天他还在渣场这儿，他不想走。在这里他得抽足了自己乡下的“黄金片”烟叶子，还时不时地听到三车间转炉的隆隆声。这两样东西原来都是远而又远的啦，他奇怪得了不得，今天怎么就一齐碰上了呢。三车间是可以常看见，但打那儿离开后，心里就没再惦记着。没惦记着就同不存在一样，谁说不是这个道理……胡子深深吸了口喇叭筒，

说：“老哥子，你是矮山、独坡，还是彭家岭的？”

“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田新的，独坡外三里地……”老头含含糊糊地答。

“哦，田新。”胡子说，“我们只隔条土梁子呢。”

老头眼闪一下，瞅瞅胡子旧工作服上依稀还能看清的“安全生产”几个字，讪讪地道：“桥口。”他将纸喇叭捏灭，“你们走的人多，那时，公社书记是桥口村的运苟，沾光啦，老哥子，五八年的师傅吧？”

胡子定定地看着他：“是倒是，那年大炼钢铁，超英赶美嘛，不过，现今……”他打住话，小丁锄随着远处的马达声，一下一下叩击地面。

“退休了。”老头笑笑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胡子沮丧地说。

“从前我见你来倒渣，”老头说，“这阵子，我只见你摆弄菜园……”

“可不是，哈！……”胡子笑答道，但他这笑声却突然有点苦味，又像这愈来愈浓的夜气，模模糊糊的，憋着人的呼吸，很不舒服。胡子掉过脸，不去看那老头。他知道老头并不是嘲笑他，但他自己感到受了嘲笑。我这是怎么啦，没来由地找人搭话，又没来由地恼火，胡子想，我有多久没到炉台去了，怕是从退休后就没照过面。对炉前那些小崽子正眼不瞅，倒好像别人欠了我十吊八吊钱似的，弄不好，会给人说，老了就怪物了。想着炉台，他的心一阵阵酸痛，到头来兴许还不如这掏渣的，没那份下不来的气，不争那点强，不愁落下孤单……他怔怔想着，嘴角抽扭起来。突然，他发现自己失态了，便对着老头无缘无故地笑笑。

老头也在想什么，见他笑，便也嘿嘿了两声，最后，两个便一齐沉默了。胡子想，再泡下去也没个意思了，走吧。这么想的时候却没站起来，反而又搭过话去：“想你眼力强健，天墨黑也能分得清废

钢和渣子……”

老头摆摆手，说：“没事，眼早花了，天光一暗，瞅上去什么都是一家人啦。”胡子倒有点奇了，老头子的脸笑得不对路。他揣摩这老头子和他一样，不愿太早回家去，冬日穷瘦，秋夜苦长，不消说，也是个难熬。

“我想看看出炉的火光罢咧，”老头说，“但总是远远的，看不真，心里便想，那化铁水和抬包的景况就活生生地出来啦。”

胡子吃一惊，心想，这拣破烂的老头子，哪来这号不伦不类的兴致。

“那年我不拐脚，精壮有力，正当年哪。”老头说，“还未进城时，二百斤一挑谷子，两大箩堆得像山。别个说，七哥，不歇脚挑它十里，就算你最狠了。嘿，我硬是一肩顶到二级站的碾米房，十八里半！”

胡子有点不相信地打量着他，胡吹大气哩，这家伙，当年在乡下，自己也是个有数的壮后生，从来没这个本事。

“你不信？……”老头含笑望着他，“你是老师傅了，不知西门铸造厂的人头可熟？去问问他们，记不记得熔炼车间有个叫黄七保的，浇半吨重的铸件，他抬头杠！”老头精瘦的肩，在夜色中骄傲地耸着，显得像两把有棱有角的刀柄。

胡子知道那个厂，大集体性质，设备最差火。听说过去连一吨的大件，浇铸时铁水都要人抬，这老头说的倒是不差……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愫，悠缓又重浊地从脚跟往上浮。他望一眼老头，心想，原来这样，但何苦又这般辛苦，恨不够？有吃穿就得了，还掏这废渣干吗？值几个钱……

“那，你是早两年退休的了？”胡子试探着说，“我去年——”

“退休？老弟，我哪来你这么好的福气！”他干笑，咿嘎嘎地又粗又重，这声音和遍地渣子摩擦着，老散不开去。

胡子拧起眉头，感到总有点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他后悔这样

问。当然，这实在是普通得很的问话，他还是后悔得不得了，触到人的痛处啦，他这样想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犯错误给踢出厂的，难说得很。

“退休？”老头又说，“我倒是想……大跃进那年，锣鼓喧天，把我们弄到厂里。我想，一个农民么，种田就得了，进厂干吗呢？嘿，妈的，是看上我这二百斤菜了。没想几年下来，田里活路放生了，这铸造熔炼，倒迷上了人。不瞒兄弟你，那真是迷得住人的，刚搞婆娘那会儿也没这么入迷，你讲怪不怪呢，哈！……迷住了，就没日没夜地干，放卫星……”

胡子脸上泛起红潮，那种火一样的日子谁个不铭心在怀呢？那时刚分上炉前，拿个深蓝墨镜，半天也不敢架上去，生怕看不见路，掉到钢包里冤枉送条命。后来还是迷上炼钢了，那真是大男人干的活，要多爽气有多爽气。后来又当了炉长，喊一声，四边回应，在炼钢车间八面威风……但现今却想着就心烦，只得到这渣场边来种菜消遣……他心中莫名的郁闷和渐浓的夜气交融起来，黏黏腻腻的，抹都抹不去。

“我也是五八师傅呢……”老头嘲弄地提提装废钢的竹篮子。

胡子大为感动，他奇怪自己为何莫名其妙地就被感动了：“养花种菜都比这好着点，拣这废钢不嫌邋遢，不嫌辛苦么？要打发日子还有的是办法——”

“打发日子？”老头糊涂了似的，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？……困难时期不久就是大精简，老弟你总该记得的。你运气好，我可是精简回乡了。重新做田，也不错，但后来就弄着了脚，拐了，婆娘归西啦，女娃早嫁出，没得崽，队里就五保起来……你在过乡下，是晓得，饭还有得吃，别的就难……”

“是啦，来掏这废渣。”胡子理解地叹口气，“抽个烟，沽个酒，也得要钱。”

“兄弟你说到点了……”老头说，那声音却沉了下去，含混不

清，像想起了许多事情。胡子已看不清他的脸，冥黑中，只有一个红点在闪，那是他的纸喇叭。他轻咳几下，像在清嗓子，却没说出什么话来。胡子猜度着，一下心里也就豁亮了：“你还怕清静，人老了，有时就怕清静。”

“啊，”老头好像从过去的梦境中清醒过来，“熔炼时那股子味，我总记得，心里放不下啊，铸造厂是不去了，一来远，二来不愿碰上熟人，这冲天炉和我那化铁炉差不多……流铁时红光闪闪，越接近夜边，越漂亮。不瞒兄弟，拣废钢，讨两个零用，但零用哪里不好搞？偏来这里？不过擦黑时，远远望那出铁的样子心里舒坦罢了。人越来越怪，是吧？嘿嘿……”

胡子默默扒拉渣子，积了一堆，又弄平去，他觉得挨打了一棍似的，头有些嗡嗡响，又有些闷痛，这拐子脚老头傍黑了还不离开，原来是为了这个，不是有点稀奇么？但又的确一丁点也不稀奇，操他哥，就这么回事。这老头是个实实在在的人，想得苦了，就讲出来，人到这种时候，还爱什么面子，怕什么丑？炉前工就是这命，管他娘呢。他的脚蹲得麻痒痒的，像有许多蚂蚁虫在钻在咬。他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，然后拍拍手，站起来，摇摇摆摆地走了。车间那边的灯光，开始斜斜地照过来，他的影子波浪一样起伏着，从一堆堆渣子上流过。

胡子转过弯不见了，老头也收拾好家伙，一拐一拐地寻觅着那条小径。他很高兴，哼唧唧地唱彩调。他知道，从此后就不寂寞了，黄昏时会有人陪他闲聊。这位兄弟也是炉前工，刚退休，身子还烘烘地冒热气哩，他想着就微微笑起来，今天是晚了点，天都黑透啦，但早点晚点又有什么关系？那矮屋檐里总不会有婆娘等着，况且又不远……那条黄泥路朦朦胧胧横在前边了，与它并排着的是那弯白色的塘水。月亮已开始有了微光，于是老头的身影便倒在水面上。他盼着明天，今天只刚谈开头，没进味儿，还有好多要讲的啦。那几年的事，一辈子也讲不完，若那兄弟想知道现今乡下

的事,我就详详细细告诉他,什么都说。唉,别人的日子当然越过越红火,但五保户却不妙,大家泼命挣去啦,谁个能放走这大好机会?五保户么,就等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地把米面讨齐吧。想着,他的心黯淡了,吃五保和退休可差着天和地的一大截,那兄弟能种个菜消遣,也是可有可无,我黄七保拣废钢翻垃圾这类事却不能停。不好说得,这还是半个衣食父母呢……人的运气有高低,也莫怨哪个,况且也怨不来,拣废钢一举两得。现在又多了个谈得拢的弟兄,想到这层,他又释然,并真心实意地高兴起来。心里一高兴,走起路来就顺溜,篮子里的废钢也就不怎么重了,左摇右晃地拖着那拐脚,一下子走了二三里。他知道路还是那么远,那么难,只是心里挂记着一件事就不觉得远,也不觉得难了。他想起今晚备下的半瓶酒,原来打算喝几餐的,如果一餐有兴致搞完也不必那么省。但最舒服的还是明天,和那桥口村的兄弟像是约好了,到时候准会碰得着,他相信这个。黄七保什么都不想,甚至连酒都不想,就只想着明天。

有道是“天有不测风云”,他第二天碰上发口粮。第三天下雨刮风。第四天上请人捡了瓦。偶感风寒又躺了两天……他再次出现在渣场,已是九天后了。那天,他废钢掏得不多,因为老走神。黄昏时也不光盼着看炉火而且还盼着那位退了体的炉前工。他时不时站起来朝远处张望。但那天胡子没来。第二天胡子又没来。第三天胡子还是没来。七保去看那菜园子,一溜溜土垄,杂草丛丛的,都超过菜尖顶了。

他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的确有点说不过去,七保既失望又气恼。有一种受了愚弄的屈辱感。

一辆渣车从厂子里边开出来,一个小伙子雄赳赳地站在渣盘边上。七保回头看一下,立即放下竹篮和锄,脚步定定地朝他走去。

“闪开!老家伙。”小伙子喝呼,“翻渣盘,烫死人的哇!”

他继续朝狠皱着眉头的小伙子走近：“老弟，”他有点口吃地说，“跟你打听个人……”

小伙子摘下藤帽，扇着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”他一时不知怎么讲，便指了指那个小园子，“是退休的炉前工，喏，那菜园子就是他的。”

小伙子瞪大眼，望望菜园，又望望他，脸上怪里怪气。

“胡子么，”小伙子说，“是啊，退休刚一年。唉……”

“他不要这片菜地了？”七保问，拐腿一抖一抖的，急切要把话说清，“那天，我们在这——”

“他不来了。”小伙子语气肯定，神色却恍惚，“他哪还能来？……”他把手从翻渣盘的电键上移开，“六天前，他死了。”

七保搓着手，一会儿放在前边，一会儿又背到后边去，好像在自己的手不知如何放好烦恼异常。

“他硬要回炉前，就回了。”小伙子说，“不巧，出了事故，这事谁都晓得的。你是他的朋友？”

七保摇摇头，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。他转过身，记起竹篮和小锄还丢在菜畦那儿。他走了十多步，后边传来渣盘倒翻的轰隆声。气浪热烘烘地逼过来，他感到背后发烫发痛。

他在菜园子前站了一会，然后越过围栏跨进去。他揪了几把草，又蹲下松几下子土，一棵蒜被弄倒了，白森森的根须裸露出来。他拎起，看了好一阵。后来，他丢掉蒜，走出了菜园子。他手里还拿着小锄，忘了插进腰带布里，匆匆走几步，又返回去，一把抓起放在园门口的竹篮。黄昏未褪尽，他一拖一拐地离开了渣场。在水塘边，他停下，把拣的废钢从竹篮里全抖落到水中。他看着那激起的波纹，一圈圈散开，又一圈圈消失。

尔后，再也没有人见他来过这里……